

人各隨其意為之註解殆數十家不惟觀覽之煩抑摺集之不易饒陽李霖字宗傳性善恬淡自幼至老終身確然研精於五千之文所謂知堅高之可慕志鑽仰之為勞會聚諸家之長并叙已見成六卷譬若八音不同均適於耳五味各異皆可於口庶廣其見而博其知以斯而資同道為功豈小補哉王賓廼先生之舊友也賞其勤而成其志命工鏤板俾好事者免繕寫之勞推而用心可不謂之仁乎時大定壬辰重午日河間劉允升序

物之其由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道妙無形變化不測德顯有體同焉皆德自其異者視之則有兩名自有同者視之其實一致末學之人言道者每不及德言德者同及於道此道德所以分裂不見其純全也猶龍上聖當商末世嘆性命之爛漫憫道德之衰微著書九九篇以明玄玄之妙言不踰於五千義實貫於三教內則修心養命外則治國安民為羣言之首萬物之宗大無不該細無不備其辭簡其義豐洋洋乎大哉自有書籍已來

未有如斯經之妙也後之解者甚多得其全者至寡各隨所見互有得失通性者造全神之妙道於命或有未至達命者得養生之要訣於性或有未盡殊不知性命兼全道德一致爾察自幼及壯謾誦玄言以待有司之問今已老矣欲討深義以修自己之真自度老荒難測聖意今取諸家之善斷以一己之善非以答迨後學切要便於檢閱目之曰取善集覽者幸勿謂焉饒陽居士李霖序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一

宋 饒陽居士李霖集

御註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述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嚴遵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今之行者畫不操燭為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袖鬼神帝生天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王元澤曰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壞隨之其可常乎惟體此不常乃真常也

首標道之一字大道之道也。下言可道之字。言道之道也。夫大道虛寂玄理幽深不可言道。當以默契。故心因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雖道之一字亦不可言也。若默而不言。衆人由之而不知。故聖人不得已而強名曰道。既云爲道。有言有說。代廢代興。非真常之道也。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非道之常也。惟其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其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皆不常而道不變。故常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接物不空。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全光藏輝。無爲而無不爲。默通其極爾。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溫公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呂吉甫曰：無名者道也。而天地所自而始。

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則所謂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之以生。而謂之德也。則所謂有名萬物之母。而萬物得一以生者是也。

無名謂道也。道常無名。生育天地。故爲天地之始。乃道之妙也。有名謂天地也。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故爲萬物之母。乃道之微也。天地有形位。是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育萬物。長大成熟。如母養子。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蘇子由曰：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通矣。

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者離靜之動。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思爲無欲。則靜於以觀天地之始。所謂妙也。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妙則精而小也。有欲則動於以觀萬物之母。所謂微也。故曰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微則麤而大也。無欲之人可以見道之精妙也。有欲之人但見其道之麤微而已。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溫公曰：玄者非有非無。微妙之極也。

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其名各異也。其名異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同謂之玄也。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兩者同謂之玄。玄能陰能陽。故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

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
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
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眾
妙之門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皆原於一一

者道所生也玄者陰與陽同乎一也又玄
者道也眾妙者謂萬物之妙也萬物皆有

妙理而皆出於道故曰眾妙之門此章言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不可名言同觀微妙
斯可以造真常之道矣太上以此首章總

一經之意明大道之本謂玄之又玄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已

御註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

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
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
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
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辯昔之所是

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
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
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
不善之能累哉

王元澤曰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

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
則亦悟之晚也

美惡生於妄情善否均於失性美者人情
所好也若知美之為美是心有所美也心
有所美於心為恙斯惡已若河伯欣然自

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不免望洋向若
而嘆幾是矣善者人之所欲也若知善之
為善是性有所欲也性有所欲是離道以
善斯不善已若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
陽之下均為失性幾是矣蓋道之美者至

美也至美無美淡乎無味莊子曰淡然無
極眾美從之道之善者上善也上善忘善
萬善皆備又曰去善而自善矣此章道通
為一恐人著於美善不悟真常故以此篇
次之與莊子齊物論相似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
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
為對此六對者羣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
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

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
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
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
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音聲之
相和形動而影隨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

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修化
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
為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
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
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

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溫公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
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顧歡曰聖人因天任物無所造為心常凝

靜於前美善處而無爭故不為六境之所傾奪

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是以聖人處事以無為行教以不言而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心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天下亦因得以及常復樸夫唯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經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萬物作而不辭

御註萬物動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云也作謂動作也萬物動作聖人各盡其性不辭謝而逆止以吾心空然無所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烏能不辭哉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纂微曰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已有羣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

俗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

萬物自生各極其高大萬物自為各正其性命聖人歸功於物不以三事為累故曰功成不居有我則居居則遷矣帝堯成功而自視缺然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蘇子由曰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鴻烈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陣戰而勝敵者此庶人之功也夫秉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弗受故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此章欲體真常之道忘美惡齊善否不為六對之所遷唯聖人知其然故處事以無為行教以不言歸功於物而不居道常在我而不去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溫公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常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

賢者出眾之稱在上者別而尚之崇以爵位旌以車服故民夸企外慕殉名而不息能無爭乎蓋聖人未嘗不用賢也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因任而已特不崇尚耳莊子曰舉賢則民相軋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御註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陘不尚賢則民各安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跋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

金玉者難得之貨在上者貴而實之取金於山求珠於淵則民病於無有求貨而無厭必至於為盜蓋聖人未嘗棄財貨也使民耕而食織而衣足衣食而已特不貴難

得者爾故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為盜
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人之有欲欲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
奪誕設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欲於
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
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憤
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
害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則就為
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
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
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
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
之欲則民心不惑亂也傳夾音義曰古本
作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

河上公曰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

虛其心實其腹

曹道沖曰心虛白則神留而道存腹充實
則精全而壽長心有所擇虛其心則無賢

之可尚腹有所容實其腹則無欲之可貪
弱其志强其骨

御註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
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聖人之
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
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
弱其志不壞之相若廣成子千二百歲而
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
劉仲平曰虛心弱志所以養神腹實骨強
所以蓄精

志者心之所之守道則志弱骨者髓之府
髓滿則骨強一說虛心則實腹弱志則骨
強一說虛心則弱志腹實則骨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
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
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
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亂孰甚焉
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王元澤曰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

性情定矣自不尚賢虛心弱志而化之使
民無爭尚之知自不貴貨實腹強骨而化
之使民無貪求之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呂吉甫曰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
上之所貴而為之非所利也故不敢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舒王曰有為無所為無為無不為聖人為
無為則無不治矣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為而治也不尚賢不
貴貨虛心實腹弱志强骨是聖人體道治
身而無為也使民不爭而同乎無知使民
不強而同乎無欲則無不治也經曰道常
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無為而治者虞舜之所以為帝垂拱而治
者周武之所以為王故曰帝王無為而天
下功三篇統論首篇言道可道夫可道之
道非具常之道也真常之道離言說起形
名悟者自得能悟之者忘美惡齊善否故
以天下皆知次之既不為二境迴換則是

非美惡不藏於曾中故以不高賢次之不尚賢不貴貨則方寸之地虛矣虛則腹實此精神內守道德之極致也學者精此三篇則經之妙旨斯過半矣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

御註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

冲者中也道之用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無適而不得其中也道之體虛而不盈充塞而無外瞻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似不盈

淵兮似萬物之宗

温公曰深不可測常為物主

淵反流全一說文曰回水也水回則深靜回而為淵則止而不流所以為一者全矣今者詠言之助莊子曰止水之審為淵淵深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深也物莫能測惟靜也物莫能動道體淵兮深靜似為萬物之宗祖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

似之而已其或言似者言之不敢正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他求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温公曰鋒角猛露道所惡也事為煩亂道所鄙也輝華顯赫道所敗也汙辱卑下道所貴也

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不亂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輝則要

不異於物與之和同而不顯所謂光而不耀也內不失真外不殊俗同塵而不染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

湛兮似或存

郭象曰存在也道湛然安靜古今不絕終始常一故曰存存而無物故曰似也

人能如上四事則湛然常寂而存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吾不知其誰之子
王元澤曰即今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

矣雖有所出而廓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
言我不知道之所從生誰得而子之

象帝之先

御註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奉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天生地是也

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更在其先此章言道以中為用其體虛而不盈為萬有之主居象帝之先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御註思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愛人利物之謂仁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

非薄惡之謂也天地生化萬物任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或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脊樵者焚其支體彼物用棄非有憎愛時適然也且天地之於

萬物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故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唐明皇曰橐者韜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籥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

王元澤曰橐籥為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

道無方體以沖和之氣鼓動於覆載之間而生養萬物如橐以氣化形籥以氣出聲氣虛而待物凡有形有聲者皆自此出故比於橐籥也以喻天地聖人亦以虛而無心故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王弼曰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能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

王元澤曰虛其體也動其用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此之謂守中

王弼曰若不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動不從感言不會機動與事乖故曰數窮不如內懷道德抱一不移故曰守中

此章戒人多言不如守內始言天地不仁中以橐籥為況終之以多言數窮者欲人之出言法天地之無心如橐籥之虛中因感而應則無多言之失與其言多而致禍不如默然而守中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御註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敗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羣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

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河上公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臟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臟盡傷五神去矣

溫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

王元澤曰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我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言能虛能盈而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敝故但稱不死

是謂玄牝

御註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王元澤曰谷神受命而玄牝賦形自為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由其受命故曰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

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

藏氣此陰陽之宗天地之祖也

谷養也谷虛而應應而不著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言養神在於虛而已是謂不死之道在於玄牝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註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河上公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

纂微曰上言谷神不死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神形俱妙者方與道同也

曹道沖曰玄者天之體牝者地之氣玄天之資始有生是為精光牝母育萬物是為形器天地雖大亦本於道德體於陰陽故

曰天地根也

綿綿若存

河上公曰鼻口呼吸喘息常綿綿微妙若可存之復若無有

王元澤曰綿綿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

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用之不動

御註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河上公曰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

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

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心定息微任自然而無使氣之強何勤之

有此章之意主虛心養神則不死在於玄

牝玄牝者乃天地之宗陰陽之祖藏神蘊氣而萬物恃之以生成者也生成之理綿綿而來不絕不盡用之不勞有得有成諸家皆以外說唯河上公纂微內說之以理

持之有內必有外二義俱通並皆錄之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蘇子由曰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

張君相曰乾剛廣覆歷古今不傾坤柔厚

載經終始彌固

太上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王元澤曰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

喪矣唯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未嘗生則

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

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手長久而然道固

如此而已
張君相曰萬物皆自營其生唯天地但知生育萬物不自營生施生不自生是故得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

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

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

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

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

而身存

馬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

之不自生身先身存猶之長生也後身謂

屈己也外身謂忘我也屈己則人下之故

身先忘我則外身故身存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

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

二十六 三十一

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呂吉甫曰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

則公而無私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馬巨濟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

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生而聖人以

此長存則皆成其私者也然不私之為私

大矣莊子曰無私焉乃私也

此章言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

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存

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學者體道

之公不私一已亦得其長久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一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二

墨七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蘇子由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

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

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上善之人

如之上善者道之所謂善也非天下皆知

善之為善也善者道之繼水為五行首離

道未遠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

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

道

纂微曰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滋潤利澤

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方圓任器塵決

隨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眾人惡卑水性

趨下此三能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

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

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

遠故曰近爾